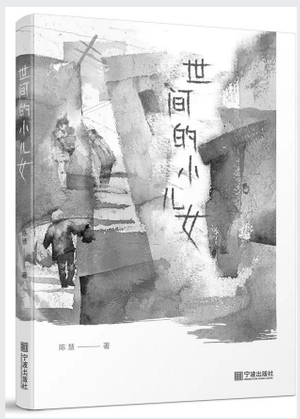
新书快评

陈慧的《世间的小儿女》：

文字度她也度人



浙江媳妇、“野生作家”——谋生中的陈慧。

■苗梁婕

许多人是从“野生作家”“菜场女作家”这些标签里认识陈慧的，那些被媒体反复叙述的经历为我们拼凑出一个“上午摆摊、下午写作”的陈慧。她在生活的裂隙间采撷灵感，用文字抚平生活的褶皱。这样的陈慧，很难不令人动容，而当我们走进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她的作品和她本人一样，也充满了这种温暖的力量。

陈慧的新书《世间的小儿女》以她童年的苏中平原和远嫁的浙东小镇为背景，描画其养父、养母、邻居等人物，以及在小镇菜场中摆摊时遇见的、在人世间匆匆相逢的各种人的命运，记录下生命的无奈和庄严，卑微与贵重。她记录的是生活中的人，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书中呈现的是一个个看似粗糙的人生故事，但折射出普通人的韧性与温度。这些人物故事中，有第一个给她看书的人——磨坊帮工，在生活困顿潦草的时刻，仍保有一颗阅读的心，为幼年的陈慧播下了一粒小小的阅读的种子。所以当他黯然离开后，只有幼年的作者留意到了“那一根被他作为书签的白色鹅毛，平平整整地夹在书页之间”。印象深刻的，还有仗义正直的宋家阿公、善良隐忍的泥水工章越、人称“戆头”的庚宝等，他们中有些人的人生潦草轻率得像打草稿，这一页翻过去了，这一生便结束了。但是陈慧把他们留在了文字里，让我们看到他们曾真实地生活过。书中，陈慧也写到了自己的养父母，字里行间传递着彼此间的善意与爱意，闪烁着丝丝缕缕的温情。她3岁被领养，13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在养父母的呵护下度过了一个丰沛的童年。写“做了他们十年女儿”的经历，她把他们的爱意转化为养母为她讨来的一碗馄饨，养父绑在自行车后座一块软软的棉花垫子。所以陈慧说：“与童年相关的某些碎片之所以能如此清晰地回放，一定是彼时那个小小的我，深刻地快乐过。”

丰沛的童年为陈慧打下温暖的人生底色，她用文字在时空里挖出一条隧道，送她回到美好的所在。正如格雷厄姆·格林所言，“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童年也是陈慧的财富，是她写作的一部分源泉，为她提供着叙述的素材，也滋养着她在异乡的心。而远嫁浙东后，菜场成了陈慧的江湖，她冷眼热心，直肠曲笔，身处其中又好像独立于外。她在来来往往的闹市中，用一颗宽广和敏锐的心，捕捉住一个闪念、一个片段、一句闲言、一副面孔，记在打火机包装纸上。这些线索像一个个线头，被她带回小屋，最后编织成一个个故事。这些无常人生中的寻常故事，记录下人世的哀伤与生命的贵重，记录下生活的无奈和人间的值得。在这些人物故事里，我们能够体悟到广阔的共鸣，关于人的悲喜、福祸与爱恨，关于生命的来路与去处。

陈慧与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有着强烈的共情，她的情感广泛、热切、真挚，所以她的作品率真、率性、率直。她用敏锐的直觉，感知那些因过于司空见惯而被忽略的细节。她发现这些渺小的人与事，并证明他们或许并不渺小。陈慧的这种真挚，落到叙述方式上，是流畅的自然输出，不讲究技巧，只在乎事物内部的逻辑与生命发展的常理；落到语言上，是鲜活直白的，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我阅读陈慧作品的第一感受是，觉得像吃生菜，爽脆活泛还带着股生涩，又正是这股生涩让人感到鲜美。她没有文学野心，也没有审美压力，对她来说，这些文字不过是暗夜里射出去的乱箭，不过是一个混迹菜市场的小贩、一个外地媳妇、一个女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出口。她只是想给自己的心一个可以安顿下来的地方，于是她投身于写作，她的文字里没有苦，没有恨，没有抗议，没有恐惧，当然也没有鸡汤。所以她的文字能产生有力的渗透，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正如雷蒙德·卡佛所说，“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写普通事物，赋予它们广阔而惊人的力量”。

这种广阔而惊人的力量，既包括文学带给陈慧本人的力量，也包括她的作品带给读者的力量。文字度她，她也度人。

陈慧在书中写到养母要幼小的自己陪她出门寻找醉得不知归途的养父，她用“拥有众多不情不愿的夜晚”来形容自己的不乐意，并因此耿耿于怀“好像我当初成为她的女儿的最大用途，就是为了日后给她壮胆”，而那些“失落在故乡暗道上的我和养母重叠在一起的身影”永远地留在了她的生命里。对于年轻的养母而言，她渴望的“不过是幼小的我与她并肩前行时带给她的一点微光吧，哪怕这点微光还没有火柴头那么大”。幼年的陈慧是养母在故乡暗道上的一点微光，而文字对陈慧来说，就是那个暗夜里陪她走路的小孩，像一簇小小的火苗，成为她与生活并肩前行时的那一点微光，照亮她温暖她。所以尽管经历了领养、远嫁、伤病等诸多生活的不易，但陈慧始终用善意和温暖书写着世间人，用敞亮的文字照亮人世间。而当陈慧写下这些真挚而有温度的文字，我们也由此窥见跋涉在人世间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她的文字里的那一点微光，也成了那个暗夜里陪我们走路的小孩。在人生的荒野上，在广袤而粗粝的人世间，陈慧文字中人性的善与暖感动着我们，也抚慰着我们。

书事

向建党百年献礼

长篇小说《宏愿》出版获好评

■蒋菊平

由温州作家协会会员、金田集团党委书记丁年庆创作的向建党百年献礼小说《宏愿》，经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各方好评。

《宏愿》的主题是讲述民营企业中的党建工作故事。小说里有正泰、有奥康、有金田等诸多温州企业的故事。小说中党委书记林宏愿是温州非公企业党务工作者的典型代表，金正集团董事长金辉彬是温州众多优秀民营企业家的典型形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坚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宏愿》是温州乃至全国民营企业及其党建工作发展的缩影，构思精巧，取材丰富，立意深刻。作为宣传、诠释非公党建工作的文学作品，做到了以故事传达思想，以人物体现精神，以细节呈现历史，以情感唤起共鸣。

《宏愿》作者丁年庆于2005年春天来到全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温州金田集团，参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创作。17年来，他在学习温州中宣传温州，在工作之余，先后创作了散文集《青龙江潮》，长篇小说《阿禹》，报告文学集《走进金田》等文学作品。

阅读分享

字字见血的自我剖析

——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陈慈林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两度承担中央最高领导责任。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严拒敌人多次劝降。同年6月18日，他被敌人押解至长汀公园，他选择一处草地席地而坐，面对枪口，笑谓刽子手，“此地甚好”，然后用俄语吟唱《国际歌》，英雄就义，享年仅36岁。

瞿秋白一度被扣上叛徒帽子，只因他在就义前27天写下了那篇《多余的话》。这是一篇需具备一定阅历和党史知识方能读懂的文章。1974年5月，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受历史氛围和年龄以及阅历等因素局限，我感觉《多余的话》主基调有点灰暗和颓废，与许多革命先烈临刑时的慷慨激昂有许多差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瞿秋白获平反。近日我再次捧起了被选列“百部红色经典”的《多余的话》。岁月沉淀，重读使我有了全新观感：他锐利剖析，陈述真相，坦显真我，令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个立体、多重色彩、真实的瞿秋白。

国民党五次围剿苏区，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相当于教育部长）、身患重病的瞿秋白不幸被捕，并被暴露身份。蒋介石电令劝其投降，瞿秋白数度拒绝，并借敌人令其书写“自白书”的机会，写下了《多余的话》。

他信手在文首写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既似独自呢喃解释心结，又似与友人促膝坦陈胸怀的开场白。

他在代序“何必说”中，陈述了撰文的忐忑和纠结，最终表示，“我愿意趁这余剩的日子，写一点最后坦白的话。”文人有半遮半掩真实想法的旧习，此次，秋白却反其道而行之，自我剖析直抵灵魂，字字泣血。

秋白出身于破落封建士大夫家庭，给他播下多愁善感、彷徨动摇的情感种子；家族破落又激活他内心渴望自由、憎恶压迫、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因子，二种元素冲突形成了他复杂的精神世界。“历史的误会”一节，他细述了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心路历程。党的“八七”会议上，阴差阳错，党的主要领导的责任落到始终以“书生”自居的瞿秋白头上，他坦承这是天大的“历史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文人”二节，表露了他内心的矛盾自责，错综复杂的党内外斗争令这个羸弱的文人心力交瘁，欲行无力、欲罢不能。

最后一节“告别”是全文高潮。他拒绝背叛信仰。静待死亡随时降临之际，他心境平和。他寄语同志：“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您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他痛陈对虚伪的厌恶：“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最后的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他表达对妻子和女儿的爱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还留恋什么？……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我替他们祝福。”他留下了最后的愿望：“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

《多余的话》为我们留下了一位革命家丰富的情感世界和艰难的心路历程，成为一份独特的精神遗产。

悦读

写诗要趁早

■王珍

吕端伊，一个古香古色的名字，一张古香古色的小脸庞，出口出手也都是古香古色的诗情画意。那全都是她刻在骨子里那古香古色的灵魂在洋溢。

我认识吕端伊，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家张婴音的一条朋友圈简讯，说是收到了吕端伊同学新出版的诗集《鲸鱼带我回家》，是她写的《序》。婴音说：“孩子的想像力真的有无尽的魔力，让所有读到诗歌的大人，都再一次做回孩子。”

是什么样的鲸鱼带着小诗人回家的，还让婴音再一次做回了孩子？成年人谁不想回到孩提时光呢？我的好奇心瞬间被激醒，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书这么多，但这一本我想看看！很久不敢向人讨书的我，大胆地伸出双手，接住了这一本诗集。因为我深信，我会扔下许多杂务，洗净双手，捧起这本诗读完，绝对不会扔在书架上任时光去尘封。

先翻到和书同名的诗《鲸鱼带我回家》：“雨滴哗啦啦地打在车窗上/雨滴慢慢地慢慢地/把外面的世界变成了雨海/车子变成了一条大大的鲸鱼/它慢慢地慢慢地游动着/安全地把我们送回家/从鲸鱼上下来/我像小鱼一样欢快地游上楼。”

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水就泛滥，对于一个烂漫的孩子来说，真不是什么坏事。只能说这是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扩展。经过了在“大海”中乘坐“鲸鱼”的漫游，“我”也成了一条游动的小鱼。这种无边无际的艺术表现力及力量感，正是诗歌必需的魅力。不得不折服：童真的张力无敌。

《别按喇叭，妈妈》：“别按喇叭，妈妈/你打破了河水的宁静/那两条正在做梦的鱼/会被惊醒。”小诗人用一颗无畏的童心，纯粹而舒展的个性，勇敢地替河水、替鱼、替大自然仗义执言，童言无忌而又黑白分明、立场鲜明。当孩子与诗歌相遇，浑金璞玉，就是令人心生纯净的爱意，是无法抗拒的美好。

有位作家说过，诗歌是蹦出来的，小说是想出来的，散文是记录平常生活中那些最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但就像并不是每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人都能出口成章一样，也并不是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说话就是诗。

仔细想来，吕端伊这位12岁的东阳女孩，从六七岁开始写诗，已写了200余首诗，诗集《鲸鱼带我回家》就是其中的134首。这和她从小就学古文，背诵大量的古诗休戚相关，是因为有了古文打底，才有诗意盎然。

她仿写的古诗《春》：“雨过桃林花委地/可怜时节减深红/惜春不忍春离去/取笔轻描画册中。”彰显出古诗词的意美、语美、音美、形美。

她写的那些小古文，读后令人印象深刻。如《夜读〈论语〉》中有一段：“更定矣，月色入户，壶中茶竭，吾取《论语》诵之，外祖母听而欲学。吾欣然教也，稚者一句，长者一句，书声满堂。”月夜。一壶茶、一册《论语》。外孙女读，外祖母学的亲子共读情景，跃然纸上，画面感超强。如此鲜活生动，却又如此简洁明了。像一个天生丽质、眉清目秀的女孩，没有半点脂粉可以洗去。

这种文言文的言简意赅、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以及朗朗上口的韵律，让我心生羡慕。没有学过拼音的我，连平平仄仄都一直搞不定。而吕端伊这位名副其实的浙江少年文学新星，早早就入了古文古诗的门。光是一个东阳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的身份，就足以让我望尘莫及。

仅2020年一年，吕端伊就斩获了第14届冰心作文奖（小学组）诗歌一等奖、第二届长嘉全国少儿诗歌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二等奖等摆得上台面的大奖。不由得赞叹：读书学习要趁早，写诗要趁早！

吕端伊的诗句像扔向人们心湖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掷地有声，让湖水荡漾起层层涟漪。我是静下心来读她的诗，一句一句读完，心却又不平静了……

读书札记

卡尔维诺小说的先锋气质

■韩铭

卡尔维诺，这个生于古巴后移居意大利的当代作家，他的小说以其新颖奇特的选材、讽刺幽默的笔法、超乎想象且富有寓言意味的故事，以及严肃而静水流深的思想内蕴，在当今小说界独树一帜。

通过碎片化、意识流、荒诞、魔幻因素、时空切换等来实现小说的先锋性，从这点说，卡尔维诺的有些小说，很具先锋气质。

作品与创新

卡尔维诺小说的先锋气质，首先表现在它是对未有的补充，也许是题材内容层面，也许是手法技术层面，都有自己的创新在，不落俗套。

莫言这样评价卡尔维诺，“他的创作实践展示了小说形式的无限可能性”，窃以为是恰如其分的中肯之言。

不靠时空的多重交织，不靠倒叙补叙插叙来打乱顺序，不凭空制造魔幻玄虚，踏踏实实地扎根在现实里，但掩卷沉思，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字具有穿透力，故事新颖，思想深邃。

中篇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中，一个17世纪奥土战争期间被一颗炮弹炸成了两半的贵族军官，两半都没有死去，一半邪恶，回乡后干尽坏事，一半善良，做尽好事，后来，两半爱上了同一个姑娘，为争夺她而决斗，最后大夫将两半合二为一，子爵和姑娘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现代社会中，被经济发展的“大炮”炸成两半的现代人，何其多啊。

微篇小说《黑羊》，故事很简单：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他们互相偷窃，相安无事，日子平稳，没有贫富，后来来了一个诚实的人，他是唯一不偷的人，没几年，就饿死了。看似荒诞的故事，用象征的手法，寄予了作者对文明、贫富、规则、正常等的思考。在不正常的社会里，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不正常的反而正常，人类某些游戏规则何其荒诞和脆弱，极具反讽意味。这篇题目又译为《害群之马》，后者立意显豁，同时思维的角度就窄了。

作家与冒险

卡尔维诺小说的先锋气质，还体现在作家敢于冒险，他的文字有强烈的冒险意识，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走寻常路。不要重复，不仅不重复别人，连原先的自己，也要努力超越，不断试错，不断被说服，不断登攀，达到一个高度。

《树上的男爵》的主人公是十八九世纪的贵族后裔，他栖居在树上，拒绝下到人世间生活。这样的情节设计，求稳的作家不会写。重点说说微篇小说《孤独》。“我”是个无所事事的游荡者，偶尔目睹盗窃案，加入了小偷一伙，之后警察来了，“我”一会儿混入小偷，帮他们撬门放哨，一会儿混入警察，帮他们追小偷，最后趁着混乱逃脱，开始再次游荡。这种在两个对立的人群中天衣无缝转化的情节，可见现代社会中个体缺少归属感，“我”与这个世界是疏离的，冷漠的，是个局外人，一直在寻找，但始终不可得。故事是荒诞的，但细节非常真实，人物的心理感受非常真实。假如读者停留于文字的表面意思，可能一无所获，甚至觉得题目哗众取宠。一个荒诞的世界，一切归于虚无，孤独让生命感到沉重，这孤独来自哪里？读者思考中，深切共鸣中。孤独不再是个体的体验，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存状态，孤独是生命的一部分。卡尔维诺敢于冒险，是真的。

卡尔维诺和卡夫卡一样，深感异化的残酷，但他笔下的异化的现代人，已经走进了“文明的城堡”，却依然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依然如此孤独，甚至怀疑起了自身的存在。他没有停留在“此刻”，更没有沉湎于孤独与绝望，他站在这里，面朝未来，用一些现实主义与探索性的手法实现对未来的重塑，小说叙事很简洁，情节设置具有快进和跳跃的特征，结构上大多采用线性推进，其小说写现代人生活，是寓言的，童话的，科幻的，其中的深意值得咀嚼回味。

读者与再创造

卡尔维诺小说的先锋气质，倘若阅读者没有积极参与小说的再创造，是很难深刻理解文字内涵的，他的小说是对读者的鉴赏和审美超越常规的考验。

平中见奇的故事，平和淡定的笔调，书写关于人性、存在、暴力等的现代寓言，将传统与现实富有创造力地结合在一起，令其小说具有了巨大的张力和喻指性，其文学表达和现实生活之间，每一个读者都能有所体悟，有所回应，或深或浅，或远或近，甚至隔一段时间再读，有新的收获，真不愧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隽永的文字，哲思无处不在。

他的《呼喊特丽莎的人》，荒谬又真实，“我”呼喊特丽莎，陌生人帮“我”喊，从个体到群体，都在呼喊特丽莎，从个体的无意义，到群体的参与，不知为何出发，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好像是一个游戏，“特丽莎式的呼喊提供的是一种表演性的审美经历，一种回避终极意义的话语操作游戏”，一种丧失因果的荒谬，用想象介入现实，用隐喻，用寓言，探索人类普遍的生存意义，思考凡庸的人生，达到哲学的层面。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写道，“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卡尔维诺的很多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质，带来发现，常读常新。

一周一本电子书·浙江省职工书屋

《中国咏月诗词全集》

扫一扫识别
在线阅读

邓国光 曲奉先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南阳太守清狂发，未到中秋先赏月。
百花洲里夜忘归，绿梧无声露光滑。
天学碧海吐明珠，寒辉射宝星斗疏。
西楼下看人间世，莹然都在清玉壶。
——范仲淹《中元夜百花洲作》

七月半，秋刚至，晚风不燥不凉，月已满，未到中秋先赏月，院中一张桌、一家人、一轮月，坛滴槐花露，香飘柏子风。与中元赏月的范仲淹一样，明朝张岱亦有《西湖七月半》之作：“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拘人，清梦甚惬。”

月色当头思故人，这本收录了古往今来咏月诗词的书，伴你共看枝头明月，将一轮圆月留给缅怀，将一抹诗华送给未来。